淡江時報 第 478 期

**第17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**

**瀛苑副刊**

每年過年回到苑裡阿公阿婆家裡，撲面而來的總是剛蒸好「ㄋㄧㄝˋ粄」的香氣，它已經成為我回鄉下最思念的滋味，晶瑩澄透的淺綠色外皮，內餡是用豬油炒香的菜脯米〈蘿蔔絲乾〉、蝦米、絞碎的豬肉、一點油渣，剛蒸好一入口外皮軟Q清香，內餡豬油濃醇與菜脯米的清爽搭配得完美無缺，香甜的糕皮與鹹味的內餡一口咬下，香氣便從口中擴散，滋味四溢，那種滿足感就是吃了千遍也不會厭倦……
  
  
　根據血統及無可選擇的遺傳之下，我可以算是一個純正的客家人，血統與遺傳皆來自於父母親，無可選擇倒也不是出於無奈，只是傳統客家小孩的都市版，與現代浪潮似乎激起了更深的衝擊。
  
  
　我的故鄉……嚴格地說應該是我父母的故鄉，位於台灣省苗栗縣的一個客家小鎮─「苑裡」。總是安安靜靜地從不喧嘩它的存在，使得我每每要向別人多費好多唇舌解釋它的位置，甚至只能倚賴其他地名來標出大概來。從小到大也只有每逢過年過節，才會回去住個兩三天，頂多住一個禮拜，長大後，要多住個幾天心裡也不願意，總還是覺得都市裡的家舒適方便。故鄉似乎只是每年例行公事的地方，一個暫時脫離現實的旅社，我的角色畢竟是匆匆過客而非歸人啊！
  
  
　父母給予我生命，靈魂屬於我自己，血液裡的濃度雖不曾改變，對於客家文化的情感卻淡了，現代的觀念、現代的流行、甚至是連現代的空氣都是我靈魂所向，我衷心渴望的是種族認同歸屬問題？還是民族高下卑賤問題呢？我從不因為自己的客家身分而自卑過，我想在台北這樣的大鎔爐裡是不會刻意將民族貼上標籤，但也不曾因而得到特殊優待，也許客家人傳統的勤儉刻苦性格，在社會競爭上從來也不是弱勢的一環，即使他們純樸的天性並不刻意爭求些什麼。既然沒有特別的好處，在日常生活上也不會造成妨害，大多時間我是不會想起自己是客家人這件事。
  
  
　我沒有不愛客家文化，我沒有不認同自己，只是生長在都市之中，生命只剩下忙碌追尋來補白，所謂的客家傳統已逐漸脫離我的生活圈，於是更難使人矯情去愛上一個僅有血緣牽錮而無情感傳承的文化，直到真正回到屬於客家的環境裡，才能稍稍喚起我失落的記憶：
  
  
　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如來」，讓我真正開始對自己的文化產生莫大興趣的，是一株不起眼的小草─「ㄋㄧㄝˋ」〈客語〉，「ㄏㄧㄚˊ」〈台語〉，這種草類具有獨特的清香氣息，客家人利用其特性製作成一道美味食品，稱之為「ㄋㄧㄝˋ粄」〈客語〉，「ㄏㄧㄚˊ糕」〈台語〉。
  
  
　對它產生興趣的原因是：在各種飲食文獻，美食節目裡的客家食品不外乎客家小炒、客家粄條，菜包，薑絲大腸…等等耳熟能詳的菜色，但幾乎從來不曾看到有介紹這個客家人都知道的可口糕點─「ㄋㄧㄝˋ粄」。每年過年回到苑裡阿公阿婆家裡，撲面而來的總是剛蒸好「ㄋㄧㄝˋ粄」的香氣，它已經成為我回鄉下最思念的滋味，晶瑩澄透的淺綠色外皮，內餡是用豬油炒香的菜脯米〈蘿蔔絲乾〉、蝦米、絞碎的豬肉、一點油渣，剛蒸好一入口外皮軟Q清香，內餡豬油濃醇與菜脯米的清爽搭配得完美無缺，香甜的糕皮與鹹味的內餡一口咬下，香氣便從口中擴散，滋味四溢，那種滿足感就是吃了千遍也不會厭倦，但其獨特香氣怎麼樣都得靠「ㄏㄧㄚˊ」草來添加，慚愧的是吃了許多年之後才知道原來「ㄏㄧㄚˊ」草才是真正幕後功臣。
  
  
　從來不曾看過「ㄏㄧㄚˊ」草的真面目，因為疼愛我們的阿婆總是趕在我們抵達之前將「ㄋㄧㄝˋ粄」做好，直到某一年阿公刻意想嚇嚇我們這些都市小孩，便說：「恁呷ㄟ糕攏係用野草啊做ㄟ捏！」我頓時難以相信，媽媽看我一臉狐疑的樣子，就帶我去浚溝旁採了一些小草，果然那個熟悉的香氣就是從這種葉片圓而小、貌不驚人的小野草所散發出來的，於是激發了我大大的好奇心，我很想知道如何將從浚溝邊採來的野草加工，搖身一變成為我魂縈夢牽的「ㄋㄧㄝˋ粄」，所以我央求阿婆教我做，這下子所有大人們都圍了過來，表面上取笑著看我這個都市小孩如何挑戰傳統糕點，實際上我想他們也多少想來重溫從前的記憶吧！
  
  
　首先，阿婆將採好的「ㄏㄧㄚˊ」草就近用浚溝裡的水洗淨，然後用大一點的石頭將其搗爛，汁液不要只需留下莖梗等纖維部分，然後回到家中，調入搗好的米粉團中搓揉，就會將米粉團染成清涼的綠色，調整一下甜度就可以包入炒好的內餡，放在從山上割來的新鮮月桃葉上，最後再用大灶蒸熟。做法大致是如此，但是之後媽媽跟我再怎麼模仿製作，不知何故味道總是差了那麼一點……。日後，曾經看到市面上有賣類似的草仔糕、艾草糕，日本也有包甜餡的姊妹品，只是與阿婆的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，少了月桃葉，多了化學的塑膠袋，少了一股暖洋洋的溫情，裡頭的滋味少了很多，很多……。
  
  
　客家湯圓也是客家菜中的絕妙滋味，客家人並不在元宵節吃湯圓，這一天是客家人掃墓祭祖的重要日子，與閩南人在清明節掃墓有很大的不同。湯圓是冬至吃，過年也吃，口味多半煮鹹的，將芹菜、青蔥，蒜苗，蝦米，肉絲，豬油渣……等爆香後加入水煮沸，再加上揉好煮熟的湯圓拌和，有時會放入蘿蔔糕跟茼蒿菜，更添香氣。客家人使用最簡單的材料豐富了飲食藝術，現在我終於明白，原來我從來不曾離開客家文化的懷抱啊！
  
  
　有人說：「人生是一道食譜，而我們自己就是其中的調味料。」記憶跟隨著我們的成長經驗而憑添各種不同的滋味。爸爸一直很討厭吃地瓜飯、粥，甚至一切有關地瓜的製品都一律列為拒絕往來戶，媽媽要是主餐裡煮了地瓜，爸爸就會發脾氣，甚至賭氣不吃；但他卻對豬油渣情有獨鍾，看在我們的眼裡真是怪事一樁啊！地瓜鬆軟香甜怎麼會厭惡至此？而豬油渣對於吃不慣油膩的現代人，才不敢恭維呢！事後我才知道，原來小時候爸爸家裡十分困苦，餐餐都以地瓜來果腹，實在吃怕了，而豬油渣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是難得的珍饈，即使現在餐餐有魚有肉了，爸爸依舊很懷念那種難得幸福的滋味。
  
  
　除了飲食的藝術外，在傳統客家的大家庭中，男尊女卑的觀念是十分注重的，這點可以從用餐時的座位安排看出來。男家長與成年的家中男性成員都在客廳吃飯，而女人、小孩都得在廚房的飯桌吃飯，菜色都以前桌為主，女人、小孩吃的則較次等，份量也明顯較少。女人負責烹飪、收拾、洗碗……等，男人吃完飯就泡茶、休息，就算是在現代這個主張女男平等的時代，也還是一樣，奇怪的是因為傳統就從沒有人反對過它，在那樣的環境裡男女共桌反而不協調，男人下廚、洗碗好像什麼地方不太對勁，卡榫錯了位般地不順暢；若是在都市家中我一定大發不平，發起女權運動鬧家庭革命了。
  
  
　客家女人在家中的地位是很低的，或許我不能太主觀看待這整件事，在那樣的傳統社會中，妥協是必要的，也是大家安之若素經過千年的基礎。印象中的阿婆，待人總是和和氣氣，除了勤奮積極的工作外，其它的事物皆溫和的讓出，這也是我所看到大部分傳統客家女人的特質。廚房裡的飯桌永遠嫌小，容納不下那麼多的妯娌、小孩，於是阿婆吃飯總是讓位給大家，自己端個小凳子在門旁吃，還得關心每個大人小孩有沒有吃飽，小孩子哭鬧幫忙安撫，一頓飯下來，免不了一番折騰。常常讓我覺得心疼阿婆的孜矻辛勞，犧牲自我才換得整個家庭和諧完整。
  
  
　阿婆從來沒有接受過教育，目不識丁，不會講什麼大道理，但我總覺得她的話不是那麼好違拗的。通常小孩子聚在一起就開始搗蛋、作怪，自製彈弓將隔壁家種的檳榔射下來，在廟裡點燃炮竹，泡在溪裡摸蛤仔……等，諸如此類的調皮事件每天不斷上演，即使搬出再多的大人來警告，甚至一頓藤鞭都沒有用，只有阿婆苦口婆心讓人不忍違抗，最受小孩子們的尊敬。
  
  
　傳統給予客家女人的包袱，雖然我已經沒機會去背負了，但還是能從阿婆、媽媽們這裡找到蛛絲馬跡，在道德上她們絕對的遵守三從四德，在生活上她們是能幹的一群，早上女人永遠趕在雞啼之前就得起床，記得媽媽每次回鄉下總是繃緊著神經，在都市晚睡晚起已成習慣，難免會睡過頭卻又擔心遭人閒話，所以幾乎都睡不好。早起除了操持家務，還得種菜、養雞鴨，甚至利用藺草編織草蓆來貼補家用，克勤克儉付出了人生的精華，來成就整個家族生命的延續。有人說女人的命就像油麻菜籽，我覺得客家女人的命就像「ㄏㄧㄚˊ」草一樣，隨遇而安，雖然卑微不起眼，卻在適當的地方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，散發樸質迷人芬芳，用生命粹煉出最精采的地方。
  
  
　過去刻苦的年代在父母親的心中，似乎已經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，常常聽著他們將往事一一細數、回味：其中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客家人的衛生紙，用削細、削薄的竹片替代，也許並不是客家人專用的，但至少在故鄉爸媽的童年裡維持了一段時期。爸爸笑著說：當時衛生紙還沒流行，上完廁所都要用竹片刮屁股，有時一不小心就刮個皮開肉綻，另類竹筍炒肉絲，要是在冬天可真是苦不堪言喔！不過媽媽倒是覺得當年的竹片衛生紙，可是比現今的衛生紙效果好很多，而且用量非常的節省。
  
  
　還有一件滿特別的情形，那是我也曾經歷過的時代，當時臥室裡多半都會放著尿桶，用布簾與床作分隔，因為當時廁所是設於屋外的，半夜如果要上廁所就得外出很不方便，因此才有此設計，不過這卻是我童年回鄉下的夢靨啊！半夜總是有一股異味伴隨入眠，實在是不習慣，溽夏更是令人難以忍受，到後來時代進步，衛生起見也就不再放尿桶在臥室內了。不過，當時每天一早都使用這些新鮮天然肥來給家裡種的蔬菜澆肥，媽媽說那也是她童年的夢靨之一啊！
  
  
　除此之外，媽媽在童年的時候，就必須幫忙分擔家務，煮豬菜、餵豬，然後洗衣服、照顧年幼的弟妹……等等，與現在養尊處優的我相比，實在是天壤之別，尤其媽媽從小學開始就必須打工賺錢，當時農家婦女流行編織草蓆，母親的技術又快又好，一天的工資等於普通農家一個月的收入，這個紀錄媽媽至今仍驕傲不已呢！我曾經看過阿婆編過，一根根亂無章法的藺草在她的巧手編織下，很快就形成一張張有美麗圖案的草蓆，晚上睡覺躺在上面總是覺得格外安心，容易入眠了。
  
  
　過往的舊夢在心底永遠長存，然而如今傳統農村面臨轉型，大量青壯人口外移，在我的父母這一輩多半都已遷出農村，下一代能繼續體驗客家文化的恐怕會越來越少，而完整的客家村落亦難復見。有時回到苑裡，心中總會有一種悵然，也許過往的傳統不比現今社會的便利，規矩也不合時宜，但原貌總該還以原貌。我們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新紀元，傳統的文化不是過往遺落的灰塵，訴諸於文字形式來保存，總少了一點味道，只有真正身歷其境品嚐原味之後，才能真正獲得內在文化精神的傳承啊！